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苗宮夜合花 卷十六

吳王探慮帷幄之士，尚乏人才，圓圓夫人上箋奏。以吳次尾特薦。王嘉納人，手降論旨。起用吳次尾，召用鄭襄庵，共掌樞密，而斌玉冰娘，朝夕獻替，請吳王檄調瓊花山大化山諸土司，特起苗瑤軍，為援助北伐軍之別動隊，先是斌玉謂吳王曰：「大王亦嘗聞春秋故事，齊桓志射鉤之怨，而釋管仲，秦穆忍鄢咸之辱。而用孟將乎。」吳王燃髭微笑曰：「否否。孤武人，少不讀書，殊未喻史書之奧旨，卿言何謂也。」斌玉從容言曰：「大王知臣妾為何人乎？」王愕然，謝不知，則毅然言曰：「臣妾固反清復明之革命黨也。」大王驚。倒退數武，既而握其手，且端詳其面部，嚶笑曰：「卿赫我，天下安有美如西子，而號稱革命人者。」斌玉曰：「豈止臣妾，臣妾之姊陳圓圓夫人，亦女革命之英雄也。」吳王捧腹笑，益不信，駁之曰：「卿妾指他人，猶或相信。夫人侍朕二十餘年，近且幽居逃禪，不問外事，革命二字，從何解釋。」斌玉冷笑曰：「此亦有別，革命有緩進，有急進，有明力，有暗箭，若圓圓夫人者，其所謂緩進而暗箭者也。不才如臣妾，其承調急進而明力者也。寧獨愚姊妹，近而婁滿兒，及大王之心腹將帥，帷幄參謀，若陝西督臣王輔臣，若張同英二川先生者，無一非革命，大王亦知之乎。」吳王駭詫萬狀，目炯炯如電，久久不能言。既而扼腕咨嗟曰：「天乎，孤自謂一世英明，洞燭萬里，何圖衽席之間，蕭牆之地。與夫號稱子。孤所卵而翼之者，無一非平日之反對黨，孤之日可以扶，自今不敢相天下士矣。」斌玉姍姍移步，賣弄丰神。以溫語慰之曰：「大王勿驚，今日以前，大王猶是滿清奴，今日以後，大王居然革命黨，不惟革命黨，直且巍然東南半壁革命之渠魁也。」吳王掀須大笑，鼓掌贊其能言，斌玉曰：「我滇南君臣上下。一致革命，革滿洲之命命，質言之，皆同志也，夫何隱何諱，何嫌何疑。大王亦知之乎，今之環滇城，包圍千百里，若司土。若苗瑤，總總林林，實無一而非革命種子也。」說到天龍鳳。十分慷慨激昂，亦十分圓諧雋妙。把這個庸庸無識的吳三桂，登時似灌了迷湯，放下寶劍，笑嘻嘻的執住斌玉手，將之曰：「天生美人。所以為胡也。卿豪俊，不特能辦事。兼能知之，以卿之眼光，歷歷評論諸將帥，諸謀士。處心積慮，人人具有反清復明的思想，所憤然知者，獨胡一人耳。胡之危險實甚，今日之事，苟非仗卿英斷，成我偉舉，胡將為眾矢之的矣。卿宜登上座，受老夫一拜。」斌玉大笑起，正兩人同侃笑間。寢殿後角門開，珠簾高掛，瞥見兩雙玉手，從裡邊捲起珠簾，東一個玉人兒，西一個玉人兒，擁住中間一個淡妝素服的人兒，驀然出現。咄咄，此何人，此何人，則念佛持齋之陳圓圓夫人也。夫人久不覲見吳王矣，今然翻來儀是何為者，斌玉先鼓掌笑曰：「姊姊姊來，今日甚風，吹得吾姊蒞此。」吳王歡喜到眉宇展動。心花大開，搶前十數武，雙手扶住夫人，引之以至於親床風簾，甄魏魏坐下，吳王作踐，微微含笑，雙掌合什曰：「不審仙姬下降，肉眼人未及遠迎，死罪死罪。」夫人飄然笑曰：「無事不登三寶殿，臣妾此來，蓋為陛下計也，陛下念祖宗，念邦族，念子孫萬世，亦既赫然舉事矣。事必有其準備，曰兵曰餉，其主曰人心，苟滿洲以十數省之兵，而臨我滇南一隅之地，陛下自問兵力，與滿洲孰強？吳王曰：「不如滿洲遠矣，然者兵貴精，不貴多，滇南十數萬，固老夫所教練數十年，經臨數百戰，以迄於今日，此固夫人所目睹，而亟稱為能戰之健兒者，以此摧敵，何敵不摧，夫人在兵而在將。孤雖老，老驥伏櫪，猶有雄心也。」圓圓笑伸其拇指，加於王之額上，引吭清聲曰：「英雄，畢竟是老英雄。能如是，庶不辱我將。我本廿年前，嫁得英雄夫婿，今還我以英雄夫婿。老天默相，何幸如之。然用兵之力，不在兵而在將，誠如大王言矣。抑臣妾之愚，意尤有進，則以為不在將在謀。大王帷幄之間，亦有張良劉基其人乎。」斌玉曰：「妹固以次尾簪庵薦矣。」圓圓拊掌曰：「英雄見略同。」又曰：「簪庵方面，亦徵得其同意乎。此外尚有一人，大王能犧牲成見，灑樂宿舊，破格以用之乎？」吳王問何人，圓圓匿笑曰：「即曩者為飛龍殿之牧馬長，誘陛下以入獸圈，而嗾獅子以噬陛下者。其人亦可用乎？」吳王大嘩曰：「此獠設心至毒，罪大在不赦，其人亦可用。」斌玉進而以笑曰：「此臣妾所以有管仲射鉤孟明拜賜之喻也。昔日之事，私怨也。今日之事，公義也。大王不欲進取中原則已，如其欲之，則非獵叟不可。蓋其人久獵山林。深知南北之關可扼塞。而又老謀深算。識天下豪傑至多。大王之義子婁滿兒者，即其生死交也。大王特簡之參謀，若吳次尾，若鄭襄庵，亦其患難交也。滇南稱天險，明之沐英沐天波，閉關自雄，中原不敢正視，此何故者，良以苗瑤諸土司，屏蔽其外，三迤子弟，固守其內。夫是以國中多變亂。即滇南晏臥不驚者。滇城者，譬之春秋之秦楚也。諸土司者，譬之春秋之西南百蠻也。大王不欲舉事則已，如欲舉事，非檄調四方苗瑤土司，特起鴉頭軍，以遙為聲援，則必不可，如欲檄調諸苗瑤諸土司，土司恐不為我用，而為滿虜之用，則心腹之患方長，獵叟者，某人能左右苗瑤諸土司，實不啻上司之頭目也。大王亦知之而信之乎。」吳王瞿然失驚曰：「有是哉，孤盲目，不識人，胡始以為獵叟者，區區一團人耳。寧知彼為革命之雄，為諸苗瑤之長哉，誠如卿言，胡為大局計，當必犧牲成見，灑除怨憤，以起用獵叟，今其人何在者，弓旌之招，恐致口垣之避耳，將奈何。」圓圓色飛眉舞，乃興高采烈而言曰：「大王誠英雄，能推赤心於人腹中，天下義士聞之，寧不望風而歸附。今有一人焉，欲覲見大王，臣妾敢為之介紹。」言未既，有布衣草笠衣裝勁服之人，驀然如天外飛將軍，排闥而入。吳王躍而起，疾聲叱何人，其人鎮定殊常，揭草笠，一鞠躬再拜。唱喏曰：「山人某覲見事王。」吳王顧二女曰：「此何人，胡為至此。」圓圓夫人笑曰：「臣妾固言之今有一人焉，欲謁大王，臣妾當為介紹，此非他人，即嗾獅子以噬大王之暴客也。」吳王乃大驚，躍於方桌上，拔寶劍搖搖如欲斬，叱曰：「咄，濁狗，意何為。」斌玉趨而前，以一身蔽之，顛聲同：「此獵叟也，餘姊招之來。用備大王之驅策，大王誤矣。」獵叟不言，戴草笠，傲然欲行。顧盼圓圓夫人曰：「此僮多疑，識暗而量褊，胡能與其事，老拙此行，殊多事矣。」遂行，吳王為人，易暴怒，亦易鬻戰。況有左右美人，以鞭策之，其何能倔強到底。亦一躍而下，遮道而留之。再拜謝過曰：「叟勿爾，叟之來，殊突兀。孤著著為備，現勢使之然也，胡能怪孤，孤今諒解矣，大丈夫一言釋怨，叟其勿行。」斌玉更繫維之。彼此重新見禮，須臾，吳次尾亦奉召至，見圓圓，像心中有許多情緒，一時不能訴說，圓圓姍姍至前，合什膜拜曰：「吾師萬福，別來廿年矣。」此語未訖，珠淚盈於睫，然以大王在座，美人名士，有意莫能宣者，著者曰：圓圓之心苦矣，次尾之心碎矣。接次尾自人滇來，屢欲見圓圓夫人，夫人乃餓延之。久久不得見，中更事變，次尾伏居雲濤之觀，幾與驚獄，憂讒畏譏。所以得不死者，夫人調解之力居多。今幸矣，義旗一麾，賢豪崛起，雄梟猜忌如吳三桂，且尊之為參謀。圓圓夫人之擊盡亦神矣哉。大王虛衷下問，問所以招徠土司之策，次尾手披地圖，指陳於大王之前曰：「滇黔土司，無慮千百種，最強悍而地大兵多者，莫如環花山，其次則為大化山，誠得二土司領袖，欣然來歸，自餘苗瑤諸部落，可不勞而定矣。」吳王甚聽其議，且曰：「招撫群苗，此重任也，滇人與苗人，平時積有惡感。一日招為我用，恐不應命，苟非有才高望重為群苗所信仰者。親入其地百方勸導之，必不為功。先生能代胡一行乎。」次尾毅然請行，惟必隨帶兩人，以收指臂之效，吳王問何人，則以斌玉及冰娘對，吳王有難色，蓋梟雄被色所迷戀憤憤在夢中。以為新婚婉孌，安忍令斌玉行也。斌玉窺其意慷慨進言曰：「今日之事，辟除全局安危，何可以私害公。臣妾生長山中，領袖土司之須彌王，分屬結義父女。倘仗三寸不爛之舌，以陳說之必得圓滿之結果，而鄭襄庵，亦為患難交招之較有把握，此間距環花山，往返不遇旬日。願大王英斷，服從吳先生意，臣妾受恩深重，必有以報大王。」吳王不得已。揮淚遣之行，將行，婁滿兒私請斌玉曰：「月下花陰之約，鄉忘之耶，我為卿故，矯令殺北庭使者，罪幾陷不測，此中隱情，是為甚底，卿知之耶。」斌玉曰知之，婁曰：「既知之使胡我魂夢相思。肝腸寸斷。我為卿所賣矣，卿其忍在卿哉，猶可望補牢，卿又還山，返旆不知何日，恐異時蒞止，我以消渴病或長眠中昆明池上耳。我其如卿何？」斌玉笑曰：「癡哉將軍，將軍勿憂，妾必有以處此，妾自幻習魔術。能隱形，能分身，今雖返山中，但夜夜月明，妾之第二化身，能飛行千里，君如苦念妾，可迎我於夙昔假山之下。有翩翩來儀者，即妾也。謹志之，勿忘。」婁滿兒大喜心，吻其手，表示感激狀。斌玉又曰：「尚有一言，君當記取，妾為感恩知己故，不惜犧牲肉體，以償君之願望，但既曰第二化身。當知半靈魂。半軀殼，能交合，不能深談，能卜夜。不能卜晝，夜之午，重相會，雄雞一鳴，妾當隱身而遁，君萬勿以過愛故，苦苦相纏，或疏泄於左右，則後此永永不復現形耳。」婁滿兒一一如約，兼矢之以誓言，斌玉既退，匿笑曰：「滇中君臣上下，純是禽獸

一窩，董卓呂布，不能專美於前耳，然豕犬奉先，向較勝肥丞相一籌，何者，以其能拚生命以媚義人，差強人意也。」瑤室月明，瓊台露冶，湘簾初下。玉漏微聞，此何時。此何地，則三更時份之夜合花宮也，斌玉於出發前一夕，獨坐閨房，對銀缸。悶沉沉，支頤至鏡台，低首不語，時而拊心自歎，時而撥其頭上金釵，搖其鴉翎蟬翼，蓋宮妝新樣之靈蛇髻，燈前對鏡緻致乃生光也，顧影自憐，失聲太息曰：「如此好面龐，嫁檀郎，郎別我，競作長眠人，遇衰庵，儂卻有情，彼終無意，不意天涯奔走，偏偏此古稀白首之梟雄，天可憐兒，承蒙錯愛，李乃代桃僵。老頭兒。誠可笑。雖然。紅顏薄命。此後漂泊。更不審如此。」念至此。心空靈台。顫然微震動，又曰：「婁家兒，年少英姿，能穢身媚我，我嫁彼，盡可魚水和諧。然而不能，蓋我於未出山以前，曾斬守宮（蟲旁）刺玉臂，以自誓於衰庵，矢他日必完太璞，又取證於巫師，為我施咒術。萬萬不可近男兒，否則遭橫死，貪一時獸欲，罹萬種凶災，此奚可者。」喃喃語不休，忽而注視金鍾。叮叮報一下耳，惕然驚曰：「時不早耳，當交代此黑幕，否者，一穿百穿，為禍更烈，咄咄，我乃作世界上妖人。冤哉。」猛向壁上琳瑯架。旋扭其暗機關，壁乃轟然辟，宮鶯婷婷出現，嫣然笑曰：「姊姊。欲何為。」斌玉強笑，斯愛斯憐，故握其手，並駕鴛鴦中，喟然長歎曰：「好妹妹，姊將遭極刑矣。」語未已，嗚咽不忍聞，宮鶯驚駭欲絕。亟問何改，斌玉忍淚顫聲曰：「姊明日奉命還山，妹所知也。滿擬與妹偕遁，以掩人耳目，異日歸則偕歸。長弄此把戲此誠辱沒妹，妹既許我矣，米亦成炊耳，尚何言。惟婁將軍此刻斷纏，死不放我去，謂我誘彼殺虜使，既殺之不得我之酬報，責我負約，且將暴露，我等之密謀，嗟夫，吳王舉事耳，大功將告成耳。乃以婁將軍故，全局俱翻，吳王何等人，寧不以刑極處治我，我死不足惜，妹乎，恐累汝同歸於盡，將奈何？」宮鶯震駭，久久不能語，既而吁氣曰：「姊乎，何以處此。」斌玉袖出一密函，以示宮鶯。正色曰：「此汝公主所手書，交帶獵叟前來，以致轉於妹妹者，妹請覽之。」宮鶯讀其書，且讀且變色，書中概略，簡舉之。其言曰：「餘與汝雖分主僕，今為同患難故，合誅斌玉姊，冰娘姊，不啻為四人結晶之親骨肉，汝今作我妹妹矣，聞汝穢身救玉姐，俠義良可欽，惟救人須到底，玉姐尚有他變，汝更當徹始徹終以救之，雖然苦苦妹妹矣，為國故，為義故負重辱，願與妹妹交勉之。餘無他言。」云云。讀訖，顫聲曰：「姐，汝意若何。」斌玉曰：「此難言矣，禍到臨時，姐惟以一死了之。」宮鶯焦急曰：「除死外以，獨無第二之策耶。」曰：「有策即如無策，姐以不忍誤妹故，一誤豈容再誤，故不如其死。」宮鶯到底聰明人，言下大悟其旨，慨然曰：「姐之事，吾能了之，吾知旨矣。」斌玉雙膝跪下，含淚曰：「姐非不能私交於滿兒，特以國事在身，當奉次尾先生還中山，聘衰庵，招撫諸土司，使會師響應。北窺中原，則此身以為國有，不能屬之誰何，論人當論生平，愚姐生平，初非圖利己以害人者，妹妹其曲諒之。」宮鶯毅然曰：「諺不云乎，和尚吃狗肉，一箸穢兩箸亦穢，大家同是為國事，彼此之身，皆為國有，不過姐圖其大妹圖其小，姐任其難，我為其易，我事事都能諒解，姐請放心，妹惟二姐之命是從。所謂徹始徹終，救人救到底，妹必不辱命，姐可授以方略，妹當如姐之意而行。」斌玉乃教以兩策：其一，於吳王方面，自今夕為始，不會面，當作我以遠行。其二，於婁將軍方面，夜夜三鼓，在宮中假山之下，赴彼幽會，五鼓即行，待我歸來，另行解決。宮鶯無他語，明日，次尾率二女以行。閱者諸君，與瓊花山之斌瓊公主，隔別多時矣，著書如演劇，一枝筆不能寫兩地，猶之一個人能分演兩身，此老例也。

日月奄忽，事勢移遷，斌瓊公主又嫣然出幕矣，青山歷歷，金闕峨峨，三日春殘，落花滿地。已非復瓊英玉瓣，爛然開放時矣。在此夕陽將下紅丹峰碧障，倒作映淡淡黃色，粉霞起於天末，嬌娜如千百美人，翱翔作仙姬舞，而朱頂之野鶴，冠之山雞，斑衣之麋鹿，從山澗逐隊歸來。似告人以天色將晚者，此時有緋衣玄裳，穿袖蠻靴之貴女，騎銀光白馬，馳驟於淺草平蕪，女方一手執韁，一手持雕弓羽箭，側首仰視。遠遠見對山叢林，跑出一臥猿猴，猴之頓袖為巨猴，赤眉赤髭，雙目如青燐猙獰可怖，手持弓弩。厥狀類竹枝，作人立而蹄，其聲悲以怒旋左右狼顧，似有從其後而追之者，足跑如飛，群呼引類迎面向美人撲來，一見美人，垂涎作鬼臉，美人大怒，故勒馬，轉山坡，趨而避之，距此巨量之猴，長嘯一聲，率群猴以犯美人，美人退卻數十步，忽回身一喝彎弓搭箭，其聲呼然直中巨猴腹部，巨猴顛而僕，群猴駭目嘩，噉然四散。須臾，空山闐寂，萬籟不聞聲矣。美人策馬以觀之，巨猴如僵屍，已隨孫行者往西天去矣。正欲騰身下馬，牽藤以縛之，同時山澗之中，突聞響箭一聲。箭乃隨聲而至，插於古松之槎丫。得得馬啼，有天外飛來之小將軍，驀然至正，美人芳心一躍，自語曰：「猴瘴矣，暴客何自來。」再搭箭，將射之，維時暮景迷濛，幾不辨咫尺，陡聞暗中有人叫曰：「前途黑影子，是何人，勿暴動。我也。」美人聞聲而據鞍，抽矢勿射。諦聽良久，須臾，新月上矣。煙梢雲散。後方之馬上人，揮鞭從澗下，條忽到眼前，辨認廬山，撲嗤一笑以鞭指美人曰：「妹，汝耶。」美人亦以箭指曰：「哥，汝耶。」皆大笑。且躍於草茵上，且行且語，扣馬而歸，美人為誰，瓊玉公子也，小將軍為誰，鄭衰庵也。公子與鄭生已許字為夫婦矣。煌然駙馬之府第，已落成而遷居矣。須彌土司厚愛女，屢請於鄭生，欲舉行贅婿典禮，生愁曰：「國事未寧，滿酋未滅，男兒何以家為，請俟之。」瓊玉又曰：「兒與冰姊姊兩人如一人，冰姊為國馳驅，去滇南日久，兒安忍背之，自謀安樣，是非所以對冰姐也。」須彌叟默然，意雖不悅，要亦未敢拂其意，今茲二人夜獵，正同居駙馬邸之時期也。二人把臂密語，踏月歸來，瓊玉曰哥，汝見此獼猴否，曰：「寧不見之，餘固追之以躡其後也。」瓊玉笑曰：「然耶。儂已為哥殲之矣。」衰庵亦笑，笑女之美且武，乃能代殲其猿猴，歡呼曰：「妹，我癡心妄想。倘異日冰妹歸來，玉妹又歸來，獵叟伯伯同時歸來，若妹妹，若餘之岳翁，共六人，可組繼一家庭遊藝會，拈團出發，春之日，秋之夜策馬角獵於山中，長楊上林，不讓漢家天子，其樂意如何。」瓊玉鼓掌稱善，絮絮問猿猴之狀況，衰庵曰：「是名壽星猴，為猴類之特種，有白眉白髭者，有綠眉黑髭者，此赤眉赤髭。尤為特種之特種。其善戰善淫，大約為千年以上物，女子之美者遇之，必無一免。」瓊玉頗具憨態，忽問曰：「猴而稱壽星，以名卜之，譬如人之耄耋，人老則好頑，猴老則好弄，彼殆擅取女子，貌撫之，若孫曾，其理然否？」衰庵匿笑曰：「虧妹聰明，文武兼備，亦無書不窺，乃不知物類之性。夫吾不曰猴性善淫乎。大抵動物之雙棲類，其性必淫，而以猴為甚，人之肇祖，隱袒於猴，猴之不得脫胎為人者，恒羨人類之美，羨斯妒，妒斯狂，故一見豔容麗姿之美人，則必施以極端淫辱之暴動，妹如遇，幸而免，以妹之力之能，之能有以死之也。」斌瓊為之駭然，月亮溶溶，花陰翳翳，幸萬山環抱之駙馬府，巍然在望矣。門前有大理之石獸形，若獅，若象，若駱駝，若熊虎，高可丈許，矮可數尺。雕鏤像生，用以壯觀瞻。其苗兵百十名持戟而立，見二人，伏地合什，表示歡迎，既而膝行至女許，捧人膝而嗅之，又至生許，亦如之，入邸門，十數對苗娥盛妝豔服，挽宮燈，夾道迎公主駙馬。另雞冠雉尾之侍衛，持古代武器，及弓矢，護從至寢官，二人未成婚禮，仍分寢處，惟一人寢宮以內，則有室老一人，擇苗中貴旗之老婦，土司禮聘之，孤為室老。使監督宮中女眷，如保姆然，宮中設保姆，駙馬邸中。亦設保姆別其名曰室老，尊之也。公主視室老，如姑嫜，胥聽其教訓，有失德，其室老實行家法，小者懲戒之，大者奏聞於苗王。可以賜紅羅，賜上方劍，置之於重典，今二人尚未成婚，室老步步相隨，不少大意，行動至不便。惟斌瓊美貌聰明，善知人意，此室老年高德邵，雅愛公主，撫之若女孫，明知女子襟懷，對此丰姿冠玉之粉侯，人孰無情，雖能遭此，則且故為寬縱，使彼未婚夫妻，翕然暢其襟懷，今茲角獵深山，駙馬並馬，即為有意寬縱之表徵。生入邸門，即與女分道而行。行數十武矣，女忽以手招之曰：「哥汝此行，儂將語汝。」生之足頓止，問何語，女趨前面語之，附耳農唧，細碎不可聞，生微笑，繼而搖其首，女以俊目嗔之，生始就範，於是折回原路。偕女人其寢官，室老迎之曰：「大王命小臣來賜公主約胎一具，玉面狸一頭，桑甚酒一壺，駙馬米，至巧令，食指殆動矣，蓋為花下宴，老身當為之執爨，以餉汝二人。」公主大喜，謝室老，笑睨衰庵，私語曰：「依今夜約哥來，非有他故，特不過滇中人來，雲有玉姐之手札，報告一破天荒之趣事，將以語哥哥，是以促哥使偕行也。」生狂喜曰：「然耶，汝之玉姐姐。則告何事。」女又招以手，使並入於金碧芳秘之寢室，金碧羅帳中，一對未娶夫婦駙馬貼坐，論理他兩人自南京結識，簡直是忘形膩友，迷離撲朔，耳鬢廝磨，初不自今日始，況又加之以夫妻之名義，則相假相傍，更覺尋常，不過她人秉禮皆全貞，不及於亂著者可為之保證，此時女執生手曰：「妹今以趣聞餉汝，汝聽得，當捧腹失笑，愉快不可言，但哥何以報我。」生呆然曰：「報汝耶，哥之身，將為妹所有，將來圖報，寧有盡期，若以雲報，真不知所報矣。」女嫣然笑，搖其首曰：「否，非此之謂，謂報我在今時。」生曰：「罹妹所命。」女吃吃笑不止，附耳作數言，生面赤，忽攢眉曰：「此何可者。」既而笑曰：「閨房之事，更甚畫眉，此亦何不可，哥從妹矣。」

女於是探手入懷，出一瑤箋，攤家已之膝，捉生手牽之使近，腮搥腮貌，俯首并觀之。原來瑤瑤瑤箋，為女郎手筆，女郎者誰斌玉也。彼從滇南致書，報入滇之情事，若何山中月夜，遇見吳王。若何苑裡若陰，又遇見婁將軍，厥後冰娘趕來，化妝為美男，雙雙被吳王看中。招致之人宮，非常寵遇，旦夕不離左右，生看至此面色陡變，慘白如霜雪，齧其唇，手且僵，失聲一歎曰：「冰娘奈何，玉妹更奈何，噫，兩妹甚休矣。曰看中，曰寵遇，曰旦夕不離，且不離，猶可也。夕不離，身可乎，噫，兩妹且夕侍老淫蟲，其何能免。」說至此，勃然暴怒，幾欲撕破此瑤箋，罵斌玉不置，猶猶如狗吠曰：「此淫賤之嫖，到底不是好人，已之不貞，斯亦已耳。胡為援引而及我之妻，真可殺。」斌瓊掩口笑曰：「呵，男子之視妻，若是其重要乎，儂有日出山，必另識一多情義之老翁，且看哥若何切齒我，然姑看下文，我更有奇妙之挽救策。」生不得已看之，又看至百花宮苑，歌舞紅氍，二女從吳王，入於更衣室，斌玉為王更衣，密啟曰：「臣妾有一言，欲陳奏於陛下。」生嚶笑曰：「淫賤之嫖，秘室為老翁更衣，此何等事，又造膝私語，此何為者。」斌瓊正色曰：「是必有故，盍更觀其後，看至用反間計，兼刺探北使之行動。」生之面色始復原，稍呈得意狀，喃喃自語曰：「狡哉，幸有此一著，雖降志辱身矣。猶能作女偵探，辦國家犬事，雖然，勿論如何，女子適人則適耳。天下多美男貌，胡為戀此老賊，貂蟬侍董卓，真堪遺臭千古。」斌瓊更逼近一步曰：「哥言確也。彼果為貂蟬第二。」生無言，一直看下，前後終始之事，圖窮匕首見，始知矣女並未失身，並將吳三桂，婁滿兒，通通瞞在鼓子裡，而以宮鶯然替入，於是醋念潛消，開顏一笑拊髀雀躍曰：「嗟呼，矯詔殺北庭之使者，所以助吳王之決心，正吳王之趣向，轟轟烈烈，賴有斯舉耳。」言已，捧腹笑不止，握女手，牢飲痛，女卻之，白眼相加曰：「哥小人，量太褊，凡事不揣本末輒以不肖待人，儂錯識汝矣，開口罵淫嫖，埋口詆賤婢，為汝之妻友者，不亦難乎。」生謝罪，百端解釋之，女始化嗔為喜，嬌聲曰：「哥，儂既既以趣飽聞汝矣，汝報我何物，寧飲水而瘦，毋食言而肥也。」推生入繡幔中，嬉且笑，如捉迷藏狀。良久，室老掀簾入，乃鸞衾鳳帳，闐其無人。猛吃驚，倒退十數武。斌瓊匿笑，猛力一推，推生使外出，室老嗟訝曰：汝何人，胡履公主之寢殿。此時公主出矣，笑到楊柳彎腰，搖搖欲跌，蓋公主逼勒生。使化妝為女子，化裝為苗瑤之女子，梳椎髻，擇山花，穿華離五彩之衣，繪龍蛇雀鳥之文，生本美丰姿，易弁而弁，尤為嬌娜，而公主自身，英英化為男子，乃化作漢人之美將軍，按寶劍，著珠靴，巾幗殊有英雄氣，此交室老恍然悟，笑到眼縫不開，翕張其滿臉之皺紋，既而曰：雙雛貌，一對鴛鴦戲水，人生行樂耳。時身於三五少年時，亦曾東涂西抹，乾過此種生涯，今老矣觀我觀人，輒深感喟，雖然，我家固世老世爵，聚族萬山中，猷秉太古之遺禮，禮失求諸野，所謂夫者扶也。妻者齊也，義當相敬如賓，諛浪笑敖，可一不可再也。二人悚然受教，五色文狸，迎雖乍展，其外有苗裝宮女，凡二名端上描金漆盒，盒已去其蓋，芳馨烈熱，玉碗金杯，其上有特色之美饌，若豹胎，若玉面狸，若柔落酒，一一度窗而入，窗以內，另一宮女傳遞之，而室老為之指揮，室中置文石桌，一為海棠樣，讓公主及駙馬，駙坐交杯，一為古琴式，室老自酌，其實室叟志不在酒，招呼打點，僕僕殊不寧，斌瓊笑挽之曰：「保姆，你老人家，盍自頤養，烹飪趣踰之事，可任執（目腳）御為之。毋勞母也。」室叟漫應之，靄然露慈祥色，撫公主如愛女，敬駙馬如大賓，室叟年事高，不任酒力，甫巡一醜顏欲醉矣。抬老眼，忽見穿衣鏡，現出一對瑰奇瑋異之人兒。大類戲場之名角，男化為女，女化為男，古怪稀奇，越看越忍俊不禁。索性高興起來，請公主駙馬，為古代霸王虞姬之舞，撒宮至壯麗，彷彿天然之舞台，而妃嬪嬙嬙至多。或飾作沛公，或飾作張良，或飾作漁翁，或飭作兩軍之士，鋪氈為水，疊錦為城，壘石為台，曰鴻門，曰垓下，曰烏江，生為楚霸王，女為虞美人，室老為范亞爺。召守衛之苗兵，奏笛樂，若銅鼓，若琵琶，若胡笳。若古代之鐘磬笙簫，諸樂備奏，屢舞僂僂，舞到四面歌的時候，苗兵唱關山之曲，楚霸王挾虞姬，式飲且歌，一時悲壯淋漓，泣散行下，最點染新奇者，以小宮娥飭千里駒，四體投地，搖尾乞憐，霸王既惜名馬，復戀名姬，彷徨不忍舍。描寫兒女英雄之哀豔史，歌舞至此，歎觀止矣。

接菴庵自離鄉去國以來，以此夕為至風流美滿，斌瓊公主之幽情綺恨盡貫注於一幕紅氍，幕末終，侍臣入報曰：「大王召公主又駙馬，此刻到秋獵軒有要事相商，宜速行。」斌瓊大驚，問侍臣曰：「父王安否。」曰：「大王無恙，身體至健康，亦無不豫色，此行始無別姑，吾意有非常秘密之事，告公主及駙馬，蓋滇城方面，月夜以飛寄書來也。」涼月滿山，白雲堆澗。寒蛩凄咽，夜鳥亂啼。瓊花山上之瓊花，已不花而葉，欣欣始向榮矣，此時四野荒涼，萬山如睡，礪城成鼓，擊擊報四更矣。花陰月亮間，有雉羽雄冠之宮監，手挽鹿角燈，導駙馬公主以人觀，斯何地，蓋苗宮別墅之秋獵軒也。須彌王老矣，往宮中無事，三秋佳日與老年夥伴，所謂英雄獵叟為相與者，長楊上林之戲，雕弓射雁，玉馭嘗熊，鳴鏑探丸，極二老生平之能事。迨大化山之土司石叟，尋縱繼至，平添一個豐鑠翁，皓首鹿眉，三人成眾，更復發揚志氣，抖擻精神，秋獵軒之角獵生涯，可謂由中興而至極盛時代。迨獵叟與冰娘出發，只剩白頭二老，石叟又思家憶女，意興未貌闌珊，自秋而春，忽忽又落花三月矣。今夕菴庵蒞止。思前想後，感觸無端執斌瓊玉手，指點紅橋畫檻，涓涓瀑布，乃如銀河倒泄。奔放從天上來。月高照之，燦爛作黃金色，吁嗟曰：「瓊妹，此彷彿唐宮上苑，溯河玉帶河也，愧我落拓書生，紅葉未遇良媒，乃蕭蕭樓頭，得遇瓊花公主，僥天之幸。快慰良不可言，雖然，我與妹，常聚首，好比明月團圓，此誠樂矣，但當初結義三人，自南京數十里，間關至此訂異姓骨肉，誓生死不相離，今玉妹去山中，譬如孤雁南飛，他日重逢，殊未可卜，而冰娘翩然偕去，光景又不審如何，對此月夜春山，寧不生感喟。」斌瓊笑慰之曰：「哥勿悲，人生離合，亦至無定，曩者會合矣，孰則料其分離，今者分離矣安知不將會合，哥如女子善懷縛不脫詞人習氣。願少開襟抱拓眼孔以觀之。毋悒悒令人不歡也。」剛言至此，忽遠遠聞拍掌嘩笑聲，雜以銅鼓擊擊聲，雲中鞭炮，逼迫爆發聲，瓊斌色飛眉舞，手環菴庵之頸嫣然曰：「哥，此何聲者。」菴庵傾耳良久，又以香檀口搥腮曰：「妹，此何聲者。」彼雄冠雉羽之內監從旁稍答，公主盍速行，大王召諸妃，殆將為月下之跳舞，斌瓊鼓掌曰：「然耶，父王春秋高，多憂而少樂。此調久不彈矣，多茲胡樂，此必有愉快非常之故。哥乎其速去。」遂挽生之手以奔，比至秋獵軒之前，可三百武，迎面有鞦韆之架，高矗數十丈，標渺方於雲霄，面銅鼓鞭炮聲，與拍掌嘩笑聲，尤為興高采烈，斌瓊笑且躍，憑菴庵之肩，附耳曰：「哥，汝聞之抑見之否。」曰：「聞之，且見之，妹得不可以為聾聵。」斌瓊曰：「我為哥之視線，及耳鼓，曾見彼中人狂沸否。」生忽失聲笑曰：「妹，岳王乃有童心，挾鞦韆之絡而上升，噫，高出雲表矣，彼年老，氣力苟不濟，何以堪之者。」斌瓊匿笑曰：「否，不勞哥之費心，父王膂力，遠勝於少年人也。」已而又笑曰：「哥，此何人，胡為雙雙而下駛，乃類雙鳳之翔空。」菴庵鼓掌曰：「然。此岳王之挾宮妃，以並絡於鞦韆之架也。白叟挾紅顏上天，此真外世奇境。」斌瓊亟掩其口曰：「哥勿聲，吾儕當悄悄窺之，否者，當敗老人興。」俄而老人賈其勇，左手挾一個，右手挾一個，皆宮中嬌小之雛鶯，麗部苗服，皆穿袖短衣，十色五光與月華相照耀，俄而蹴鞠收場，苗妃歌舞，如蝙蝠，如蝴蝶，唱古代南服之清謳，口琴與胡笳之和，使人骨醉神迷，生在喧鬧熱鬧間，忽見百十人頭，皆回望於二人所立處，斌瓊忽擊生肘，使縮至極底之度。借扶疏綠葉，用以遮身，匿笑不可止。

蓋此時老父已知之，群妃且見之，胡為知之而見之，則以哈巴狗兒之乖覺，先眾人而嗅之。乃嗅及女公主之香澤，故飛風而跑出重圍，以至女公主所立處，而老父熟諳女性，又諳熟小犬之性，夫是以一知百知，百十人頭之回望，良為此也。斌瓊知不可隱，曳生手，使速前，笑口吟吟，參觀其酣嬉如童之老父。須彌王掀髯笑曰：「小妮子，來何暮，累老父望汝，乃雙雙兒女之捉迷藏。」又笑謂生曰：「婿乎，汝來得湊巧，我有非常之好消息，用吾汝兩人，來來來。」左右挽之而入，入寢宮，坐既定，須彌王展顏歡笑曰：「吾兒吾婿，我今夜喜極而狂，七十歲翁，乃與群鶯相角逐，飛上鞦韆架，此真曠古奈聞，大凡人有七情，情動於中，斯喜形於外，今夜之樂，殆生平所未有也，吾今有好消息，報告於汝等，試猜之。」斌瓊笑曰：「是殆滇南之捷音。」曰：「殊非，滇南安得有捷音，即有之亦不過進行之勝利耳。」菴庵曰：「豈玉妹舉事，刺殺吳三桂之頭顱耶。」曰：「不然，尚未足以此言，此抑非吾三人之所慶幸。」言至此，斌瓊忽左右顧曰：「石伯伯安在，此老興復不淺，胡不與於蹴鞠之戲。」須彌王軒渠笑曰：「汝石伯伯此時，當與汝玉妹冰妹握手矣。」二人如墮五里霧中，莫名其妙，斌瓊問曰：「然則石伯伯去矣，同跑著滇南一路矣。」王於是檢出羽書，其狀如竹管，上插一小羽，中貯千層紙，明亮如玻璃，卷之又如串炮，分量甚輕甚小。展而開之，有蠅頭小字兩行，略曰：「女兒等與獵伯伯，書吳王命還山，今夕安抵某處，先此飛報。」云云。下署玉冰二字。此書蓋用飛鴿，以傳遞於山

中者，王出書示襄庵，斌瓊並肩讀之。讀竟開顏展笑，斌瓊之樂，尤不可以言喻。手斯舞，足斯踏，過老父之肩曰：「老父乎，此信非贗鼎乎，抑吾等今夕，非在夢中譚語乎。」老父曰：「兒喜矣。喜至於癡，尤過於老父。老父特為童駭之戲，挾難驚，上千秋架耳，乃吾兒手舞足蹈，且自為夢，疑為譚。不其瘋耶。」襄庵曰：「兩妹之歸來，意出自吳三桂意旨，此中奇妙，真不可思議。」王曰：「是安足奇，吳既殺清庭使者，高豎義旗，在勢不能不用兵，既用兵圖中原，要不得不回顧後方，恐我苗瑤諸土司，合謀而擾其後西蜀孔明，欲出師以北伐中原，不得不先定雲南。吳三桂一世梟雄，寧不知此意，知此則不敢犯我而必先聯我。使我苗瑤百十土司，舉兵以響應之。用壯北行之聲勢此汝妹等所以奉命而來者。」襄庵拜服曰：「岳王老謀深算，誠非吾儕所能及。」剛言至此忽聞炮樓上有鞞鐘鐘聲，其聲絕宏，似報告非常之事故。俄而響箭三枝，從山下平陽發聲，突起而飛入於雲際，按此為守關之苗吏用為報告非常之符號者，王笑曰：「至矣，可傳命百司執事，開關以迎之。」二人領王命，策馬出宮門傳命關關，響炮五聲，畫角嗚嗚然，銅鼓鑿鑿然，千百苗兵，於睡夢中聞聲而起齊集聽令，排列於關門之內，由山麓直至山巔，蜿蜒如長蛇，火炬齊明，蠻樂競奏，須臾開關矣，石叟策馬入，與獵叟並轡而馳，據鞍雍容，精神殊奕奕二人下馬迎之。侍立端拱，再拜於馬前，兩叟笑則頷之，復欠身，表示以尊下卑之狀，俄而冰娘至矣，仍作美少年裝，騎棗色之騮，錦袍玉帶，風度翩翩，見生及斌瓊，勒鞍將下馬，二人止之，趨馬前，深深一握手，冰娘握那襄庵手，狠命一握，握至牢，幾不能復放，而斌玉之馬，飛聘至關門矣。作新式宮裝，緋衣綠裳，顧繡金碧，輝煌眩目，頭上戴珠冠翹其鸞之雉羽，斌瓊趨而進，按之使勿動。握手笑曰：「玉姐姐。」此語未完，咽其喉，如將下淚，既而力忍之，復曰：姐歸矣。喜何如之，以次及生，生握手，觸其手，如春冰，顫聲曰：「玉妹。」此二字發音，沉細中有酸楚意，斌玉毫不介意，磊落如男兒，高聲曰：「哥，累汝遠迎，殊切不安。」既而勒馬向左方，鞭策徑進，論於崎嶇之山嶺。生及公主，將尾之而行。苗兵縮二馬之韁，緊隨其後，斌玉忽回顧，照會襄庵曰：「哥，且勿隨我行，宜站立，將有貴賓蒞止。此人恐出汝意外，我姐妹弟兄，可勿拘禮數，惟此貴賓，固銜有平西王之使命，尤挾有陳夫人之玉音，其人非他，蓋大江南北之老名士，抑亦我哥之十年故交也。」襄庵尚未悟其言，蹣跚於歧路中，而斌瓊畢竟聰明，指後方之角巾野服乘鐵驪。踏踏於關門外者，疾呼曰：「哥，此當是清風高節之吳先生，宜急趨以致敬。」襄庵至是恍然大悟，既而躍然忘形，一躍至吳先生馬前。吳先生見之，亦飛身而躍下，執手道故曰：「襄庵，我輩相逢如隔世矣。」襄庵泫然曰：「人生何處不相逢，不圖於天南高山中，乃見吾。」次尾於是分身上馬，並轡兒說說笑笑。維時四鼓以後，日落凋樓，濤鳴澗底，奇峰千百個，突兀起於馬前，而苗瑤之杉屋竹籬吠吠雞鳴，恍似太古義皇世界，次尾浩然長歎曰：「自滿虜入關，十八省區，直無一片乾淨地。只剩此窮荒絕徼，可當得第二首陽。襄庵，你食靈蕨薇，山中高臥，尚記得橋村梅洞。與何不借兄弟，及屈翁山陳獨麓諸老，起義於順德番禺時否。汝一扼於尚王。再厄於吳王。身入虎口中，幾至斷頭流血。爾時僕居江左，南中諸義士，咸為襄庵張目，謂君之出生入死，不啻博浪張良。君冒險於先，吾人踵武於後，朱明之未亡一線者，賴有嶺表賢豪耳。自是君之名，震於大江南北，不謂曇花一現，君乃走萬山中，與世界外苗瑤為伍，雖然，吾誠高蹈矣，其奈中原糜爛何。」襄庵笑曰：「固矣哉。次尾也，古之人一擊不中，乃變姓名，改面目，亡命走澤間，此豈得已哉。亦曰韜晦待時，留此身以有待耳。否則大江以南，如黃淳耀金正希輩，引頸戮死矣。而中粵陳子壯張家鉅黎美洲先生，次第死節，不明遺民，死得乾乾淨淨，列皇在天之靈，尚何所望。故曰先死後死，各有其肩承之職責，之可謂死是皆忠烈，而生者盡闔茸也。且僕之遁跡苗山，與兄之棲身古剎，等一龍潛約隱耳。次尾胡獨怨我為。」既而仰天笑曰：「次尾流落天南，軟禁於雲濤觀中，鐵笛橫吹，遭逢獵叟。獅子出圍之役，次尾之不死幸耳，君雖歷古萬苦千辛，猷有幸紅顏知己在，圓圓夫人之青眼，可云獨有千古，次尾，汝得一知己，可以無憾矣。」次尾亦謔之曰：「襄庵，汝亦太驕人，我入滇中，累月經年，今始見圓圓一面，而君也掉臂入山，什麼娥皇女英，作並帶雙開的駙馬，君之豔福。人世莫有比倫，襄庵，好自為之，餘老矣，萬不克步君後塵也。」二人並轡高談，笑聲於岩谷，豈知鸚鵡前頭，所謂苗山雙公主，什麼娥皇女英。即在前方十丈外，並入聰耳，寧不字字聽得玲瓏，斌瓊勒馬山坡，回身回顧，遙遙以鞭一颯，嬌聲曰：「哥，宮門在望矣，吳先生，風塵良苦，願加鞭振策，早到步，早息肩，勿以模山范水滯彼行旌也。」襄庵答以一笑。林尾亦為莞然，同時萬山之顛，紅旂招展，銅鼓聲，咚咚然，再燃九響巨炮，又開第二重關。須彌土司大王，冠雄冠，翹孔雀之羽，白鬚銀鎧，立馬瓊花山上。端拱肅穆，敬迓來賓，賓至矣。須彌王下馬，諸人亦下馬，斌玉冰娘皆以義女覲義父。舉行抱親額之禮。獵叟徑執手。各擦其虬髯，仰天大笑，最後襄庵至，介紹次尾，以進見須彌大王。

苗王握手慙慙，極道仰慕意，此時天色將曙矣，先延見於便殿，王慰勞諸人，優禮有加，以次入更衣室，稍將息。由斌瓊公主響導，導次尾入內，遍遊六宮九苑，以至於秋獵軒。次尾來自城中，忽睹名山福地，贊歎不絕口。笑謂襄庵曰：「此間地輿，當在春秋吳越之分野，二千年前之古蹟，猶有存者，意謂苗瑤襲爵，曰王曰公曰侯，尚時春秋封建之遺意。君久居是邦，亦嘗一一瀏覽而考據之否。」襄庵唯唯，既而曰：「封建流傳，山河沿革，固小失上古道規，即至車旂服飾，婚姻嫁娶，下逮一名一物，無不穆然有太初渾樸之風，次尾，博物君子也。異日當請於岳王，為觀是邦之禮樂彝器，今茲勞頓，宜少休也。」次尾極賞秋獵軒，謂此間亢爽，平原淺草，一望無際，有北口關外之雄風。彼與獵叟，為患難故人。就在此間住下，斌玉既還山，面貌較豐腴，胸懷較活潑，不敢如前之靦腆鬱抑，對於斌瓊冰娘，無復些子醋意。即對襄庵方面，親熱異常。但其親熱之程度，但至於兄妹界線而止。斌瓊甚異之私謂曰：「姊姊一度出山，頓開眼界，今番見面。英英有俠士風，前後如出兩人矣。」斌玉呵呵大笑曰：「人生男女，特天地造化自然之神種，僻如名山秀石，或作方形，或作圓形，原尤容心於其間，為之石者，但順其本然之性。自生自長，不同侵犯，如是而已，而世界之齷齪男子，乃必分面二之。此曰男，彼曰女，尊男而抑女，強之以所難堪之役。玩之以所不欲之情，為之女者，又佻佻兒見，低首下心，莫能與之抵抗，此至不平之事也。妹以我出山二度英英乃有男風，我且問妹，試回首當年，化男裝，游江游，胡斂足息游以後，既歸山嶺，仍作女子裝，則又以男子而變女風，寧非與愚姐一身。成一反比倒，總而言之，男也可，女也可，男而女也可，女而男也可，因物付物，任天而動，庶乎可耳。」斌瓊不覺歎服曰：「姐進德矣，久不見，當刮目相看，妹有機緣必再向中原遊歷，蓋多見世面，知識襟抱，恒與之為推遷，進化日新，良由於此。姐乎，是亦我師矣。」斌玉阿：「不獨此也，男忽然而女，女忽然而男，此推我無妹之歷也，今有亦男亦女。亦女為男，同時幻化於一人之身；妹亦欲見之乎。」言次，從繡幔中，推冰娘以出，蓋冰娘猶是錦袍玉帶，翩翩如美少年也，斌瓊捧腹笑握冰娘手。謂之曰：「昨宵馬上，我已見冰姐，心以為疑，今日日光天，更顯出傳粉何郎的態度。」又一手牽斌玉手，謂之曰：「此我的波俏弟郎，給姐作夫婿，我為汝二人主婚，汝意下如何。」姐妹二人，極談諧調笑之能事。霎時滿殿皆春，燕爾鶯鶯，恰似天仙樂為，而須彌大王肅然入矣。獵叟石叟，以及次尾襄庵，一時雅集，盛設洗塵之宴，賞主酬酢甚歡。次尾為遵圓圓大人之意旨，且曰：「吳三桂反覆豎子，本不足與謀，惟圓圓夫人陶鎔之，變化之，含垢忍尾，垂三十年。僅製造成一個三面具的傀儡，曷言三面具，其始盡忠於朱明，乞帥討賊，此一面具也辱其繼反顏事敵，殺王媚仇，靦然享王封，建藩府，此一面具也；其後幡然悔悟，反清復明，此更一面具也。今當不再變矣，朔原由，當推圓圓夫人之魔力。吾儕當感謝之。」因舉觴暢飲，表示敬意，眾人皆歡呼痛飲，高呼陳夫人萬歲，吳先生萬歲，次尾復言：「苗瑤諸土司，皆數千年龔爵領土，為中國西南部之屏蔽，潮人種源流，其先與中原人。同一鼻祖，又沐朱明恩澤淪肌俠髓，以至於今，一旦滿虜入主中華。屠戮我生靈，傾覆我社稷，凡屬先朝臣庶，寧不痛心，須彌大王膺廣土，領眾民，義聲仁聞。為諸苗瑤土司領袖，尚希望佈告同列，激發良。整率三軍，同仇敵愾，爾者吳王赫然震怒，振臂為天下倡，行見出師中原，直指幽燕。德朱明世之譬；平烈王在天之憾，叭是諸事體大，非仗群策群力。難與成功，在昔春秋之世，齊桓欲尊周室，必先攘夷狄。欲攘夷狄，必先會諸侯，須彌王盛德大業。當不讓齊桓，其南服諸土司，則儼然春秋諸國也。在座群公俊秀，若大化山土司，若獵叟，若襄庵兄。若女公子，若而人，以命世之英雄為匡時之偉舉。下走不敏，敬館珥筆以從諸公後，撰異日紀功戴德之碑，雖為執鞭，所欣慕焉。」言已，復復筋，為須彌王上壽，兼為座客臚歡，王立飲，眾人以次飲。襄庵醮為須彌王答詞曰：「敝土司僻在南疆，因陋就簡，夙無遠圖，然苗瑤諸百辟同宙，遠被中國三千年之聲靈，近沐朱明數百年之德澤，久已漢苗同化。胡越一家，

近頃鞞韞王心，入寇中夏。側聞雜發有令，易服有刑。語言文字有誅，嘉定屠城，揚州十日，廣州流血成渠，凡屬捨生負氣之倫，當抱挾恨釘心之病。本土司雖不敏，固猶是直達三代之民也。亦嘗近歷中原，觀光上國，深知今日事勢，非以滅漢滿不可，非以南抗北不可，非以凡百土司。為滇南吳王之後盾尤不可。惟是綿力有限。一人之願力，未必竟愜百土司之群情，今荷吳王提挈於前。先生指導於後，敢不努力，以聯指揮，亦請吳先生滿引一觴，以答遠道輶軒之雅意。」言至此，諸女公主皆拍掌。掌聲如雷，三老人亦掀髯大笑，深嘉鄭生之能言，與吳先生之佈告，可謂詞令雅馴，工力悉敵，吳次尾引滿一觥，酒半酣，斌玉慷慨發言曰：「義父聽之，諸伯聽之，玉今次還山。固銜有固吳王之使命，業經吳位王轉達，可勿深贅，雖然。玉之歸來，為公抑為也。」言至此，婷婷然立小嫋嫋然移步於王座，密陳於須彌王，附耳良久，王悚然為之改容，眾皆愕然，不審作何舉動，既而王頷之，顧侍臣，傳令巫蠱祭師，有所計議，至矣，問所需，斌玉當眾宣言曰：「小女子當日出山，自顧一介女流，奔走千里，身入虎狼之穴，日與男子漢相周旋，譬如以淺淺盡楮，投之墨池之中，烏能不染，不特眾人不克共信，即斌玉亦不堪自信，更有曰節，斌王，末亡人也，未亡人與處女異，再塚之玉。其磨而磷涅而緇與否，至不可信，用是之故矢自誓，誓於大神之前，兼於首途行次，恭請巫蠱祭師，為之施行法術，將事，為小女子剖白之。」眾入聽至此，方始如夢初覺，有竊竊為彼危者意若曰：吳三桂，老淫蟲也，彼日侍禁近，受寵逾恒，斌玉固難保存。冰娘猶難把脫。又有為之諒解者曰：斌玉，奇女子，抑烈女子也，彼喪其貞操，則何地何人，不堪再醮，何必遠去滇南，吳三桂七十衰翁，彼盛開之花，寧肯與枯柳為伴，此未必然也。最耽耽注目者，厥為蓑庵，論斌玉生平之目的，所深心愛者，惟蓑庵一人，蓑庵既有雙雌，彼乃向隅，謬激而作遠待之舉，然而蓑庵隱曲，固一刻未忘情也。斌玉天賦嬌嬈，其關與雙雌樹敵，而妖媚俊爽過之，斌玉之行，不啻剝彼心頭肉，今歸矣。而忽有自請試念之一劇，蓑庵驟變色，目灼灼似賊，斌瓊已微窺之。嫣然笑，示之以目似暗為調侃之狀，若曰：想真潔與否，春水皺一池，干卿底事，而胡必耽耽虎視為。蓑庵已覺之，垂其首，已而復睨視，則見祭師設巨案，藝庭燎，焚符躁三通。仗發披劍，口中唸唸有詞，無而敦請女公主（即斌玉）立於當中，左手持杯，杯有枝楊水，右手持劍。醮劍於其中，徑執女公主之臂，俯面驗之，毫無朕兆乃代口其臂，用宣示於眾人，白圈之符號猶在也。紅色之宮砂依然也。惟白圈裡面，祭師當日有言，雲女子面苟有外遇者，即藝現新鮮之移畫，深印於臂中，就續於白圈的範圍，今則無有之。眾人皆驚異，拍掌歡呼曰：玉公主，端人也，玉公主萬歲，即斌瓊亦為之駭然，蓑庵躍然喜氣溢於眉端，斌瓊又匿笑，懼之以目，蓑庵又俯首，祭師乃舉手軒渠，高聲贊歎曰：善哉貞娘，惟玉之良，不逢不若，既寄永昌，既而盪其黑毛之手，用二指，披彼女之眉毫，按之可十數分鐘。先左眉，後右眉，噓氣吹之，眉毫乃洞見其低，發見硃砂痣，如紅豆於大，右一粒，左一粒，即舉以示諸人。且附加說明，雲女子已嫁，經本祭師施以神術，眉端發見朱痣。其數一，若再醮，則倍之。其數二，再此類推，以近男子之多寡，為硃砂之表徵，為娼妓，則累累如紅粟，不可以數計。女公主前經裡降，業有夫矣。故其數為一，此孀雌面具有節換者，本巫師無任起敬，眾人又拍掌，回視斌玉，面白如霜，淚紅如血，渾身抖戰，頹為幾僕於地，斌瓊趨而抱之。嗟哉斌玉，蓋其心酸。彼其志苦，豈求表白於人哉。所以然者，特以激刺蓑之友感耳，正在萬目睽睽間。有一英姿爽颯的女郎，亭亭起於席上，對眾宣言曰：「餘不敏，從玉姐之後，出發滇城，困跡於五華山上，旦夕侍吳王，餘雖矯作男兒裝，始終不露破綻，然我能自信，人或不能共信，特奈何。餘一嫌疑所介，恰與玉姐同科，玉姐既皎然分明，餘安能自涉於瓜李，亦諸巫師試驗，以還我清白之明。」巫師招之，使近前，亦紹察其眉毫之佇囊，瑩潔一色，無紅粟，無朱痣，更以兩指捏其鼻准，中有脆骨圓成如雄卵，昭示大眾曰：眾聽之，凡人類無論男女，苟捏其鼻准之脆骨，圓成一塊者，此貞童貞姪之表徵也。反是則脆骨分裂，暗摸之，中分一線，也必破身失節，殆皆驗而不爽者。石叟聞其言。趨於愛女側，徑以兩指捫其鼻，中有薄骨，如千層紙，大類天衣之無縫。咋舌稱奇，視蓑庵，彼欣然有喜色，巫師復出一新法，取巨量之雀葉，攤於文石床，命冰娘裸衣。臥床上，彼則唸唸有詞，須臾。冰娘遽然入夢，既而銜凍水，猛噴之，冰娘惜然寤。起於床，則芭蕉之叫，印一裸女形，獨一無二。巫師隨意命宮娥，或有夫之婦，如法試驗，則人起而留影。印於蕉葉上，一影之下，復有一影，更有三數影。裸體相偃，醜態百出。臥者大慚，掩面逡巡去，由是而冰娘女兒身於以大白，眾舉酒，敬二女公主，敬其抱璞懷瑜，轟轟有志節也。斌玉請於父王，使為駙馬成婚，舉行公主下嫁禮，次尾來力贊其成，蓑庵不獲辭，肅然領命。其婚禮進行之手續，繁縟殊常，恪遵三代體制，先問名，次納采。次納徵，次請期，次親迎，復次，尊雁御輪。共牢而食，詰朝廟兒。雍蘋繁。告祖廟，自是以後，雞初鳴。盥漱節洗，問寢於舅姑，蓑庵父母俱亡。則以梓楠木造像，安置駙馬府，籠以金碧之幔帳，新婦凌晨，必瞻禮叩首。事之如所生，今茲女公主二人，則二人同其禮節，不分嫡庶，其下以妾媵將之，亦如諸侯一嬪九女之義，吳次尾秉筆作書，勝題駙馬府之門額曰甥館，兩旁夾以五言聯，曰環花雙並蒂。玉案兩齊眉，由儀門以入。一條甬道，黃槐翠柳，夾護成行，抵中庭，升階上，崇然煥然，翬飛鳥革。按即為公主之外宮，其上道一文石之扁，長形可二丈，方形可三尺，為額四字，曰雙鳳來儀。其旁分掛四言聯，曰釐降二女，化起六宮，公主下嫁之日，群山諸土司，皆來賀喜，塗山玉帛，百國冕旒。苗瑤同，童女貴眷夫人，衣華麗之衣。綴翡翠之玉，穿胸亦趾，斷髮文身，窮博物山經之異相。蓑庵三尺亡命，一介書生，坎坷潦倒，垂十數年。不意遭逢盛事，為世界外之山中粉侯，豔榮祿，殆無以復加矣，尤其風流旖旎者，新婚兩公主。一個是金蘭義弟，一個是石穴美人。（事見上文）而一切妃嬪媵嬙，所謂王姬下嫁，娣從之。其從如雲，鸞鶯燕燕之儔，鸚鵡鸞之侶，粉白黛綠，列屋閒居。皆吾之妻若妾也。春之花，秋之月，可以指名而召幸之。豔矣哉，鄭生也。豪矣哉，鄭生也。千百十嬌嬈以外，平添一生平肝膽，其人仰嬌娜無倫，謂之為吾之女弟，固可。即謂之為生之膩友，亦無不可。蓋斌玉今次歸來，落落英姿，事事不拘形跡，已脫盡兒女子習氣，其對於斌瓊冰娘也。不惟加以妒靨，又從而匡助之，照拂之，男以女雙方之經理人。一肩擔荷，須彌王嘗笑曰：「玉兒，汝年車尚少。倘加以歲時，老成持重，孤將冊封汝，命汝作宮庭之室老，當勝任而愉快。」斌玉亦為莞然。惟暇時從次尾游，於學詩學藝之外，兼習中國地輿圖，手指口畫一有不違者，輒虛心領教於吳先生。吳亦曲意栽培之，竊怪此一朶夜合花。其慧質靈根，迥非一般女流所能及，天蓋生是使獨也。吾今並敘蓑庵之婚禮矣，須彌王下嫁兩公主，事事悉遵三代古禮，其有不合者，由次尾根據古義。為之參考而損益之。就中奩儀品物，多為二千年以上之古物。若玄璧，若黃琮，若珪璋，若泉幣，若古樂器，若古錦繡，若明璫翠羽，火齊木難，金甌玉碗銀鏤磬，出其內府之三代法寶，悉輦之於公主府第，瑋珍鴻寶。下界人珠未之見，抑未之聞也。王無塚子，無庶子，六宮妃嬪，僅誕生公主一人，推所愛以及冰娘。雖非己出，而恩意優渥，無分軒輊。凡諸貴品，斌瓊之所有，亦即為冰娘之所有，冰娘感激萬狀，石叟先期旬日，檄調大化山之頭目，凡屬器用財賄，羅而致於瓊花山，紀綱成僕，凡三千人，亦分配於玉公主，視斌瓊如長女，愛之尤自加。惟是蓑庵處此，豔則豔矣，福則福矣，而洞房第一夕，對於娥皇女英，先後秩序，如何履行，其將先斌瓊而後冰娘乎。則冰娘固結髮夫妻。久經配合，所謂生則同穴者，大化山之復事，閱者當能憶之，不過情事變遷，僅有其名，未臻其實耳。其將先冰娘而後斌瓊乎。則斌瓊固相識在先，感情尤篤，間關萬里，訪尋義弟，前則為義弟，後則為嬌妻。其人瓊花山也。須彌王以賓卿之禮隆之，以掌珠之貴屬之，寵之為侯，館之於貳室，若論感情恩誼，斌瓊當不作第二人。兩者相衡，殊難言主，兩妻之間難為夫，蓑庵於此，其將何以度此難關乎。及花燭洞房之夜，兩公主各處一宮，次尾為分題之。曰花宮，瓊所居也；曰雪宮，冰所居也。蓑庵腳踏，花宮宮娥卻之，花公主寢矣。駙馬宜歸雪宮，腳踏雪宮，宮娥推之曰，雪公主寢矣，駙馬盍去花宮。生恨恨何之，半夕疲於奔命，天將曉矣。駙馬府之女嬪，入內承奉起居，造於花宮，宮門尚未聞也。轉於雪宮，宮門都未辟也。不勝駭然，宮自語曰：駙馬寧有分身術耶。胡春閣沉沉，洞房寂寂，紛侯猷未起也，詎柳腰一搦，杏眼一舒，有中庭文石甃中，中有芭蕉葉，彼何人斯，橫肱而臥，而山花歷亂，撲於南柯夢幻之身。宮娥為之掩唇失笑。私念妻外夫賤，彼瓊島檀郎。得不飽嘗閉門之羹，而璇宮豔主，或亦雙下逐客之令耶，既而防其寂且僵也。嫋嫋移步以進之，以覘之，四顧無人，則悄悄以春蔥之指，輕輕為按其心頭，嘻，心頭蓬蓬然，其脈息溫度，乃如初發鬢頭春，又竊笑曰：有金鳳雙窩，如許甜蜜溫床香腳，你不向那邊信宿，偏與山花野蝶為緣，你這個駙馬爺，大是韓湘子再世，雖然，韓湘子能捨其夫人，夫人未必舍韓湘子也。一夫人舍之，兩夫人又舍之，此中神秘，當真不可思議。正自言自語間，駙馬爺之左足一伸，兒鉤及初宮娥股，宮娥大驚，兩手自搭其肩，扭著柳腰兒，翩然而遁。遁於室老之別院，

切切密陳，室老初則呵之，以為不衷於事理。繼而忽悟曰：汝姑退，勿得妄言。自取罪戾，老身自有分寸，亟扶杖，趨於二公主許，皆起矣，室老為公主賀，公主霏紅暈頰，默默不語，問駙馬，皆以不知對。室老坐近公主，端詳其眉心之底裡，忽驚曰：「兩公主敬聽之，我苗瑤古代之祖制，凡貴族女下嫁於臣僚，或嫁別土司之塚嗣，是夜必成嘉禮，以正人倫之始，納萬福之源。否者，必不貞，或失偶，佈告於眾人，視為大辱，祭師得平亭其罪過，而處罰之，小者離異，大者刑辟，兩公主，貴主也，抑解人也。奈何冒犯此不韙，此非諧謔細故也。」兩公主色變，嗟夫，公主之定情與否，室老早於望氣而知之矣，言至此，初監捧敕至，召二公主，公主起立奉刺，亟駕車，入王宮。室老僅隨之，至則蓑庵先在，坐於位之末，垂頭不語，而須彌王，及二叟皆在，一一請安畢，須彌王趨於東廂，召斌瓊，石叟趨於西廂，叫冰娘，其間父女商量，不知作何語，既王及石叟出，佈告諸人曰：「人世莫喜於爭，莫不善於妒，亦莫善於讓與謙，滿爭妒讓之界線亦須有別，苟一人讓，而兩人與之俱讓，一人謙，而兩人與之俱謙。則名分事實，終必不能解決，各皆執其成見，讓之亦極近於爭，謙之極亦鄰於妒，此不可為訓也。況事關族法祖制，婚禮人情，尤不能任偏激而敗彝倫，今瓊女之言曰：冰姐為嫡婚，婚禮在先，宜先之，冰女之言曰：瓊妹為故交，患難共奔走，宜讓之，前曰名分之稱，不知煞費幾許苦心，務合不分貴庶，不分先後，使二人共劑於平，茲事始克就範，今以合巹已成禮之節。二女互相裡，互相讓，使吾婿彷徨無所歸，此固禮之過情，而事之失當。在二女則得美名矣。其如吾婿何，其如族法祖制何。」言至此，截然止，眾人面面相看，始知昨夜洞房，有駙馬乞閉門羹之趣劇，不敢笑，不敢言，良久，須彌王為誠懇之意曰：「吾族最重祭師，南人信鬼而尚神，事之未決。卜之於神，倘神而以為先者，則先之。倘神而以為後者，則後之。二女不得仍則讓謙，仍前固執，吾婿亦視大神之顯靈，以為成禮先後之標準，否者，將違神之怒，而蒙天之誅，贊同者請合什。」蓋滇南苗族，已趨近南洋群島，故其揖讓禮數，半從夫古之中國教，半染近鄰之佛國教，一切抱膝戾足，盤臂合什，皆拾佛氏之唾餘者也，眾人合什，雖彌王之政策行矣。命侍臣，聘祭師，巫師乘至詔馬王遵旨，導諸人以至秋獵軒，軒之北為峭壁，高可十丈，光平如鏡，巫師在下作法，仗劍披髮，植形禹步，此時天氣陰霾，空中之萬年藤，復繞繞之。幾於不見天日，巫師命眾人。姑閉目半晌，既而曰，可以開矣。揚其目以視之，同時太陽光線。直衝雲罅而出，光騰騰。反照於危崖之鏡石，眾人定睛細看，則見有一石穴，如復室，有二人，一男一女，同襟同枕，此景如映畫然，倏忽不見，又更一幕，亦有巫師，搭天壇，祈天神，為一男一女證婚，施發見四字，作苗文曰：先者先之，眾人不勝驚歎，蓋蓑庵與冰娘結婚，大化山之故事，同襟同穴，在座者靡不知之也。正喧嚷間，此石忽如雨洗。霎時淨盡，平空現出一瓊花，花嫣紅，如斗大，俄而此一朵瑄花忽變為美少年，忽變為女俠客，忽變為貴公主，最後有少年，攜其手，駢肩立，雙雙開笑曰：石之腴理，透出濃墨八字，曰：後者後之言全其讓也。眾皆拍掌嘩笑，謂天神示兆，至公極允，足以息喙而解紛，就中有一枝亭亭玉立之花。左顧右盼，笑口嫣然，伊何人，則本書之主人翁夜合花也。得此解決，兩公主皆心悅誠服，俯首無他言，而蓑庵之喜可知耳，三人婚禮既成，須彌叟秉承吳王之命，移檄於遠近土司，土司等勒兵待命。

一時土飽馬騰，擬卜日出發滇城，與吳三桂會師，以為進窺中原，北伐幽燕之準備，此帥詳情推轂，推鄭蓑庵為聯邦統帥，吳次尾為行軍參謀，率大軍後殿，斌瓊公主率娘子軍，以斌玉冰娘左右前鋒，當先出發。目餘三老人，留守瓊花山，接濟前方軍餉，兵抵滇南，只紮城外。取吳王進止，務令苗兵與漢兵內外聯為一氣，雖不受吳王編制，仍輔坐吳王進行，綜以上觀畫情形，胥出自次尾蓑庵之抱偉，而斌玉斌瓊冰娘，多贊助之，大軍將次啟程。一夜不見獵叟，諸人大驚，四處覓之，原來獵叟年歲雖老高，壯心未已，眼見得山中諸少年，或男或女，紛紛出發，如火如荼，點將錄中，獨少年一名黃忠老將，未免撫髯生感，憤憤不平，突於某夜起來，拔劍亂舞，舞秋獵軒中，既舞且飲，既飲且醉。醉倒不醒人事，倒臥於古梅樹下，挺直如死人，後有守凋擊折之將士，路經此地，埋幾乎將他踏死，喧讓起來。眾人畢集，斌玉畢竟聰明敏捷，彼於獵叟，久同患難，亦以父子之禮事之，抱持之，使起坐，一面以醒酒湯灌之，一而拔其散發，浸於山泉冷水中，須臾頓醒，慰之曰：「伯伯，汝老當益壯，誠能豪飲，然飲至酩酊，昏不知人。究非養生之道也。」石叟憤然曰：「老而無用，雖生何為，遑然養生，姪女，汝觀我意氣精神，尚是雲濤觀中，吹鐵笛，舞寶刀，撫獅若小鼠，今觀昔，果何如。」斌玉笑曰：「今殊勝於昔也，然伯伯無自苦，英雄垂暮，縱酒以戕其生，此奚可者，伯伯之言，吾知旨矣。」扶而入，使安寢，翌日，蓑庵拜石叟為大將，所推轂禮，至為隆重，石叟於是據鞍顧盼，意氣自象矣。正是簡率三軍，卜日成行，猝有人自滇南來；雲吳三桂患暴病，部下多反側變叛；或云清庭已派某宗室大將軍，領雄兵十五萬，三分道南上，一從貴州側擊，一從湖南來攻，一從兩廣沿流直上，蓋爾時閩粵已失事，為清庭所收復，以道路遼遠，羽書阻梗，而滇南方面，吳王年老，荒酒色，且驕蹇，如許重大變化。不知亦不聞，迨滿清八旗之兵，巨艦雲屯，出現於黃河江口，始知之，無及已，而吳王亦坐是而生疾，疾且亟，不能視事，乃以幼孫付托於張同英，張固謀臣，夙嫻韜略，然而部下之驕兵悍將，府中之義子義孫叔不肯受節制，清兵乘之，滇局殆不可為等語。已上所聞，殆得之於間諜之口，諸人聞之，大驚失措，尤以次尾蓑庵甚，斌玉憤然曰：「天致愧懊，南風不竟，遂是滿虜鷓張，我輩言命軍。功虧一簣矣。」斌玉曰：「遠道傳聞，安知非失實，宜按兵不舉，以覘其變。」俄而陳圓圓告變之書，從天而下矣。書甚簡，似為倉卒之絕命書，略曰：「天不祚漢，王舉事一月，百禾就緒，猝生病，今且斃。知已半生，為公為私，兩當殉節。書到之日，餘已仰藥。攀龍髯上升笑，嗟夫次尾。人誰無死，死如妾者，含垢半生。不能自贖，神誅鬼譴。抑笑晚笑，次尾違者。毋自悲悍，以重餘辜，刻聞滿虜大兵三道進發。用困鑽滇池改策。閩粵兩處，次第失陷。天意如此，命復何言。所難堪者，山中群豪，克勤義舉。聞此噩耗，寧無痛心。願養翻侍時，復歷觀變。革命種子不死，犬羊運命，終有盡時。宮鶯已無妻兒，疑雲一揭，都無怨言。頃處覆巢，會當遠引。不日當抵山中矣。鳥死鳴哀，永訣之言。尚光亮察。」云云。按此踏自五華宮中，用飛鴿寄來者。次尾認為圓圓筆跡。拊膺慟哭，憤不欲生。緬金陵之古歡，憶秦澀之舊夙，師生情誼，胡能恕，自是絕食吐血，悒悒成病，蓑庵斌玉二人百端苦勸之，終不得其淡然冰釋，忽於月明人靜，自縊於瓊花山之第一峰，意者名士美人，九京聚首，從圓圓夫人以去矣。